

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周 郎

鸳 鸯 血

上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中华武侠小说大奖获奖作品

鸳
鸯
血

周
郎

上册

云南人民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枪王失踪，毒王失踪，暗器王失踪！……半月之间，三十余“王”字号人物销声匿迹，武林震惊，人人惶恐。初出茅庐的毛头小伙子历尽险难，揭开谜底：一对艳女魔妹为独擅美名，为得到指挥天下的血鸳鸯令，各迷住一批武林之王，为自己服务；于是，莫逆之交怒目拔剑，祖父孙儿刀枪相对……

这是只《鸳鸯血》中的一篇——《香木剑》全书七个中篇，篇篇如此惊险奇绝，感人至深。

《鸳鸯血》获首届“中华武侠小说大奖”银剑奖。

总 序

宁宗一

为鼓励中华武侠小说的创作和出版，团结联系众多的海内外武侠小说作家，提高武侠小说的创作质量，引导健康的阅读潮流，由中国武侠文学学会和江苏文艺出版社联办的“中华武侠小说创作大奖”评比活动，前不久在北京揭晓。

此次参评的中国各地出版的武侠小说共六十余部。经广大读者的推荐和专家学者与著名作家十天的筛选评比（不包括前期的大量工作），评出银剑奖三名，铜剑奖三名（金剑奖暂缺）。倘若不受名额的限制，凡佳作均可入选，则至少还可增加若干倍，真可谓代有才人，各领风骚，令无数后继者为之神往。

这些获奖的武侠小说精品，大都吸取我国传统侠义小说的精华，显示出独特的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与以往武侠小说相

比，这六部获奖作品在审美观、情感意向以及思想技巧诸方面，皆有变异与发展。它们在取材上发挥了传统武侠小说的优势，但扬弃了旧时代武侠小说的因果报应、劫富济贫、伏魔复仇、争霸抢宝等模式，或写侠人义士的尽忠报国、万难不屈的壮举；或提倡学艺尚武风尚，发扬国术武魂；或以历史事件，再现忠奸斗争，张扬傲岸正气。这些作品虽不涉及当代社会矛盾，却能运用今人的感知方式，知识结构，激发人们对健康合理的社会审美理想的追求，因此较之一些前辈所著，它们大多视野宏阔，风格、节奏、韵味均有一定现代气息。借用鲁迅的一句话，就是“以新的形，以新的色来写出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灵魂。”

这六部获奖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正是呈现了中国人的灵魂——大勇、大智、大德。书中的主要人物完全不是文化上的巨人，但是他们却富有性格上的巨大魅力。他们博大、深沉、正直、真诚、热情、傲岸、勇敢；他们富于个性、敏于行动；他们几乎都充盈着一股豪气，表现出一种坚韧的、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力度，他们大多具有一种不驯服的搏击者的品格。这几部书的作者都注意到了如何把他们的人物置于“死神紧紧地盘踞在喉头”的生死边缘，或是感情和危机的“白热点”之中，或是与环境剧烈冲撞难以自拔的瞬间，然后去讴歌去刻画他们的搏斗、追求、夺取，直到人物战胜对手和战胜自我登上精神新岸。读者也正是从人与人的较量的艰难踟蹰、惊心动魄的过程中，体悟出作品升腾起的一股逼人的豪气和血性，一种“错鱼切不断，浪涛冲不垮”的力度。在《温柔一刀》、《短刀行》、《鸳鸯血》等作品中几乎都显示着把豪气、血性、气度和力度紧密结合的风格特点。在这里，有的是挣扎、呼号、一度的绝望、九死一生的拼搏、命如悬丝的危局，然而最终还是显示了不可

思议的惊人的意志力。

总之，有豪气与无豪气，有血性与无血性，有力度与无力度，关键并不仅仅在于环境与场面的描写多么有气势，又多么九转迴肠，更在于人物的心灵的深层有没有克服怯懦、迷惘、软弱的力的激流。所以综观这些获奖作者的创作心境，几乎大都有一种信念，即在那英雄文字的背后，表现他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即对力的崇拜，对勇的追求，对正气的渴望，对激情的礼赞。它使你看到的是刚毅的雄风，是男性的严峻美，巾幗的豪情，这美就是意志、热情和不断的追求。由此也铸造了这些作品的独特的审美风格。它们大多线条粗犷，不事雕琢，甚至略有仓猝，但让人读后心在跳，血在流，并往往产生一种强烈的感情：或促人刚毅沉郁、壮怀激烈；或令人仰天长啸、慷慨悲歌；或促人奋发昂扬；或迫人扼腕悲愤。这种气势美的艺术风格，正显现了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壮美的一面。从另一角度说，这些英雄文字所呈现的壮美正好补充着乃至匡正着时下那“恬适的雅致”和“纤细的温柔”。也许这正是时代精神所呼唤的一种审美风格吧！

另外，这些获奖作品在写作手法上，有同亦有异，但他们大多还是吸取了我国传统美学中的写意性，或以此为基本特征，在写意的空灵和写实的严谨交织而成的文字中进行叙述、造型与情节安排，淡笔传神，迁想妙得，成为令人能够反复回味的精品。再有，这些获奖作品中有几位作者还出色地引进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技巧和叙事方式，他们不满足于情节单一的故事而喜欢采用多线索、对列式结构组织素材，由单向审视变为立体审视，变封闭式叙事为开放式、辐射式的布局，众多的人或事的交替穿插、时序错位的叙述以及空间经纬的展示，要求情节发展的连续性、因果性，使这些小说的传奇性更加浓郁。如

温瑞安、于东楼二先生的大作，周郎兄弟的力作，其技巧的圆润，形式的和谐，皆曾令资深行家拍案叫绝。事实上，这些获奖作品，确实可与世界高品位的通俗读物和畅销书媲美。因为这些武侠小说作家在他们独有的文体和语境中，展示出的是丰富而深邃的历史信息，从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局部，一个家族和家庭所散发出来的对于人世间全局的观照，无论就伦理的深度与道德的广度乃至哲理的底蕴，足以使世界通俗文艺家赞叹！在这套获奖作品丛中，我们约请的几位专家所撰写的评鹭文字是可帮助我们读者更好地理解它的价值的。

值得注意的是，从获奖作品中，我们看到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新人辈出，这是近十几年来一个重要的令人可喜的现象。它反映了思想的大活跃，反映了武侠小说创作的大繁荣，反映了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精神潜力。

毫无疑问，这六部小说获得读者的好评，并获得大奖评委会颁发的银剑奖和铜剑奖是当之无愧的。我们从这六部小说中看到了小说家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留下鲜明的个性印记和不同的风格样式，看到了他们如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文化内蕴和生命意识，看到了武侠小说与时代与民族与社会与文化科技与读者诸方面的关系，值得我们认真体味。

我们中国武侠文学学会郑重地推荐这六部优秀作品，还考虑到，武侠小说的读者对象极其广泛，老中青、工农商学兵皆有一大批经久不衰的爱好者。而其中的青少年读者又是武侠小说阅读群体的主力。人在幼年或成长期，物欲未染，知识尚处积累丰富阶段，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愿更多有益于青少年身心健康且稟有时代精神激人向上的在智育德育开发上皆有益的武侠文学占领文化市场。我们中国武侠文学学会责无旁贷，今后将陆续向武侠小说的广大爱好者推荐优秀的醒人耳的、启

人心智的作品！

最后，我们也寄语有志于武侠小说创作的新生力量们：武侠小说创作的好的发展势头是众多有志者的竞相攀登，并决意使自己的创作登上新的高峰。然而攀登无捷径，这无诀窍。武侠小说作为小说的一种类型，它的辉煌前景与路程的艰辛，还在前面，对于我们中国武侠文学学会来说，今后的评奖将会是迎来更多更美的作品。我们充满信心！

1995年6月26日于南开园

目 次

总 序 宁宗一

- 一、白雪刀 (1)
- 二、织心拐 (120)
- 三、蝴蝶戟 (263)
- 四、胭脂扣 (422)
- 五、黑月亮 (535)
- 六、离魂伞 (633)
- 七、香木剑 (785)

鸳鸯三十六，死便逐情埋

——周郎《鸳鸯血》谈片 卜健 (893)

白雪刀

1. 雪 和 血

正月十五，风雪满长安。
灞桥边的枯柳已蒙上了晶莹的白雪。
肖无澜抱着剑，端坐在桥头，宛如一尊肃穆的石像。

狂风如刀，似要割裂他的脸。白雪如沙，似要将他湮没。
肖无澜没有动，他已经在这里坐了整整四个时辰了。

他已几乎变成了一个雪人，连眉毛上都已结起了冰花，可他没有感到冷。
他的心中，有一团火在熊熊燃烧。

那是复仇之火。

桥边有一家酒店，门前拴着一匹黑色的骏马。

掌柜的殷勤地为唯一一个客人端上酒，很想和他攀谈几句，可看那人一脸阴沉，只好讪讪地退到一边去打瞌睡。

这个唯一的客人身材高大魁梧，衣饰极其华美，看样子是个很有身份的人，他点的菜、要的酒也都很名贵。

掌柜的虽然闭着眼睛养神，心里却在暗暗地琢磨这个客人，掌柜的一生中见识过各种各样的怪人，却也不得不认为，这个客人是最古怪的怪人。

他的岁数应该已经不小了，可居然连一点胡须都没有。他说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含混，似乎有意掩饰着他原来的嗓音。

他的脸上一丝皱纹也没有，皮肤雪白泛青。他看人的时候，目光像刀一般锋利，像冰一般寒冷。

他的腰带上悬着的那柄刀，却又极其寒酸。刀鞘好像是铜制的，绿锈斑斑，看起来很不起眼。

他居然在这风雪天只穿着单薄的绸袍，而且也没有一点怕冷的意思。更令掌柜的奇怪的是，他穿的居然是件绿袍。

掌柜的觉得身上冷嗖嗖的，这个客人从头到脚都透出一股森然鬼气，令人生惧。

掌柜的睁开眼，偷偷看了看绿袍客人，却发现绿袍客人根本没在饮酒，而是看着窗外。

“难怪这么冷，原来他把窗户推开了。”掌柜的暗暗嘟哝着，却不敢说什么。

绿袍人突然转头，掌柜的吓得打了个寒噤，想笑一下，可又笑不出来。

绿袍人冷冷道：“那个人坐在桥头干什么？”

掌柜的颤声道：“不……不知道，他已经在桥头坐了整整……整整四个时辰了。”

绿袍人微微一点头。

掌柜的看看他脸色，小心翼翼地道：“小老儿看他冻得很厉害，中午时曾端了碗酒给他，可他……。”

绿袍人又点了点头。

掌柜的胆子大了些，开始微笑了：“依小老儿看，这人八成是个寻仇的江湖人。”

绿袍人目光一凝，掌柜的脖子一下又缩了回去。

铁骑在狂奔，搅动了满天飞雪。

七匹骏马，七名道装汉子，飞一般卷向灞桥。

肖无瀚的瞳孔在急剧地收缩。

他抱着剑，缓缓站了起来，一袭粗布白袍在寒风中猎猎而抖。

他等的人来了。

绿袍人的目光中现出了惊讶。

“嵩阳七子？”

掌柜的听见他低声念出了这四个字，不由哆嗦了一下。

掌柜的虽不是武林中人，却从酒客的闲谈中知道不少武林掌故。他知道这“嵩阳七子”是高手中的高手，是嵩阳派的精英，是天下著名的剑客，同时也是人人称赞的“侠义英雄”。

那么，那个白袍的年轻人，竟会向嵩阳七子寻仇？

向“侠义英雄”们寻仇的人，是不是恶魔？是不是坏蛋？

掌柜的在心里叹气，他知道武林中的善和恶，本来就很难说。

但他不希望那个年轻人死，虽然年轻人拒绝了他好心端去的酒，他还是隐隐有些喜欢那个年轻人。

他瞧瞧绿袍人，却发现绿袍人已在饮酒，神情也很冷漠，好像对桥头即将发生的凶杀一点也不感兴趣。

掌柜的并未怪他，掌柜的很清楚江湖人的心态，与己无关的事，江湖人一般都懒于理会，怕引火烧身。

这个绿袍人带着把破旧的锈刀，显然也是个江湖人。

掌柜的退到墙角，在火炉边坐下了，心里还是在叹息。

今天是正月十五，本是个团圆喜庆的日子，他不愿意看见有人流血。

铁骑猛然停住，停在了肖无濂面前，卷起的雪花打在了肖无濂脸上、身上。

肖无濂一动不动，只是冷冷盯着为首的中年道士——“嵩阳七子”中的老大，道号“玉阳子”的李天宝。

李天宝皱着眉头，冷叱道：“让开！”

肖无濂嘴角微微抽搐了一下，他后退了三步，慢慢拔出了剑。

他的声音又低又哑，而且带着轻微的颤抖：

“七位师兄，请下马拔剑。”

李天宝一怔，怒喝道：“你是谁？”

肖无濂盯着他的眼睛，一字一顿地道：

“肖、无、濂！”

嵩阳七子的脸色全都变了，七双眼睛一瞬不瞬地瞪着这个冻得脸色乌青的年轻人。

李天宝眼中的愤怒和震惊渐渐变成了狠毒，他突然仰天大笑起来，另外六人也都大笑。

肖无澜深深吸了一口气，叱道：“拔剑！”

李天宝止住笑，鄙夷地道：“小师弟，你居然没有死，真是奇迹。”

肖无澜冷冷道：“李天宝，别赖在马上，滚下来领死！”

李天宝微笑道：“就凭你？小师弟，你那两手剑法，也想复仇？算了吧！”

他飘然下马，傲然兀立在肖无澜面前。“你现在跪下来求饶，或许我们看在你姐姐的份儿上，会留你一个全尸。”

另外六人也都下马拔剑，团团围住了肖无澜，七嘴八舌地道：

“肖无澜，你姐姐真够味儿！”

“十年了，那滋味我还忘不了，啧啧！”

……

听他们这些污言秽语，哪里像什么有道之人？

肖无澜惊天动地一声悲嘶，闪电般拔剑冲出。

雪飞，血溅。

嵩阳七子中的老七一声没吭，便已身首离异，鲜红的血喷溅在了白雪上，触目惊心。

李天宝惊得退了好几步，嗓音都变了：“六合阵！困住他。”

老七若未死，嵩阳七子就会以“七星剑阵”对付强敌。现在七子剩其六，自然只能变阵，好在他们平日训练有素，只微微一乱，便已站稳脚跟。

六合阵一发动，肖无澜便已失去了攻击的机会。

他悲嘶着，疯狂地在阵中左冲右突。

漫天剑气，漫天风雪。

肖无澜的吼声撕裂人心。

掌柜的心忍不住颤抖起来，他看着绿袍人，目光中竟已有了些许责难之色。

绿袍人仍在垂目饮酒，好像他是个聋子，听不见肖无濼的悲吼。

掌柜的走到窗边，却见六个道士正围攻那个年轻人，那年轻人的白袍上已沾满了鲜血。

一声惨呼，一个道士倒飞丈外，倒在了雪地里，不动了。

“好！”掌柜忍不住低声欢呼：“杀得好！”

但很快，那年轻人连着中了三剑，摇摇欲仆，掌柜的一颗心又提到了嗓子眼上。

不知不觉间，天色已暗。

灞桥上的剧斗仍未停息，掌柜的却已看不太清了。但他知道，那年轻人还没有倒下，还在拚命。

他突然转头，冲绿袍人大喝道：“你有刀，你为什么不去帮他？”

绿袍人冷冷盯着他，慢吞吞地道：“他还能支持片刻。”

掌柜的也不知从哪里生出巨大的勇气来，吼道：“你就看着他被人杀死？”

绿袍子瞪着他，半晌才悄然一叹，低声道：“他需要彻底地发泄一下……这样对他有好处。”

掌柜的刚想说话，眼前绿影一闪，已不见了绿袍人。

他扑到窗前，恰好看见了一道冷艳的寒光，耀眼惊心。

那是绿袍人的那柄“破刀”闪出的光华么？

2. 柳如烟

虎山下，柳如烟。

淡淡的柳烟，掩映着青瓦白墙，小桥流水，柳林中芳草菲菲。一丛一丛不知名的深红浅红的野花悄悄地开着，无数山鸟正试着它们那闲置了一冬的歌喉。

春天结束了冬天的冷酷，春天象征着万物的复苏，春天欣欣向荣。

蛰伏的毒蛇，也已在花丛中蜿蜒游动。

如果能偷偷地欣赏一个独自呆着的女孩子，那一定是件很有趣的事情。如果那个女孩子正处在花妍柳媚、蜂浪蝶狂的环境中，就更有意思了。

独自呆着的女孩子没有羞涩、没有娇色、没有傲慢，没有故作正经。

虎山下，有一汪深潭，潭边有一形如玄龟的巨石，故名龟潭。龟潭嵌在柳烟中，如美人明媚的眼。

柳林中有一条不成其为路的小径，有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蹦蹦跳跳地走着。

她的眼睛大大的，睫毛长长的，纤腰柔柔的。乌发流云般地纷披在她浑圆的肩上，落在她花骨朵般的胸脯上。她的脸儿圆圆的，额上覆着刘海，眉心还有一点鲜红的吉祥痣，她的小嘴微微翘着，似在吻着这美妙怡人的春色。

是啊，这样的春日，这样的春色，她怎么能不爽心呢。

她的红绣鞋儿半没在柔软的芳草里，几只幼笋不时轻触着

她美丽的足踝。

她无忧无虑，就像这三月的风，柔柔的，媚媚的，娇娇的，谁都喜欢。她若去拂一下柳丝，柳丝会漾起一串轻笑，她若去抚一下乳燕，乳燕会送她一串脆语，若是她对一个老人微笑一下，只怕那老人马上就就会扔掉拐杖，年轻了四十岁。

女孩子的春天啊！

肖无澜隐在一丛高高的水竹后面，似乎已被眼前的春色迷住了，怔怔地盯着那个穿淡红衫儿的女孩子，一动不动。

平生第一次，他才发现，春天竟是如此美好。

平生第一次，他才知道，女孩子竟会如此动人。

过去的十年，他生活在仇恨中，生活在练功的激奋和痛苦中，生活在兄弟们的友爱中。他早已忘了世上还有女人，也忘了春天对一个人的意义。

他一直生活在冬天里，即使他爱笑爱闹爱胡说八道，那也只不过是冬天里发生的事。

肖无澜的心中，有一种朦胧但又强烈的东西在疯狂地生长，他还没有意识到那种东西是什么，但他已被这个女孩子迷住了，不可抑止地着了魔。

他想转头看看绿袍人是否也被这个女孩子吸引住，却又一下瞪大了眼睛，惊讶地瞪着女孩子身后。

绿袍人什么时候绕到那里去了？

肖无澜紧张得手心都出汗了。

女孩子飞快地一转身，就看见一个高大的绿袍佩刀大汉，正向自己走来。

女孩子的脸色变了，她感到了一种森森的冷气，从绿袍人